# 03 種花分人挽

林炤慧[1]

真久以前，阮兜巷仔口有蹄一个阿婆，伊生做足奇怪的，彼陣我猶細漢，心內想講這款的模樣應該是佇日本 bàng-gà[2] 才看會著，想袂到竟然會出現佇現實的生活當中。

阿婆的頭毛白蔥蔥，消瘦閣專皺紋的面容，予人寢看著的時有一點仔驚驚。因為濟歲矣，跤骨、手骨細細肢，瘦甲賭一重皮，身軀嘛已經隱疴甲強欲變做九十度，行路著愛托枴仔。若咧佮人講話的時，頭擔擔嘛才差不多佮我平懸爾。

就算按呢，阿婆嘛是袂堪得閒，無論透早我欲去讀冊，抑是欲暗仔時放學行過巷仔口，攏會看著伊佇厝跤的花園變東變西。有時掠蟲、有時薅草，甚至閣有才調搭菜瓜棚仔。伊定定一手擘枴仔、一手提水殼仔沃水，花園不時看會著開甲嫸噹噹的花蕊和生甲 tin-tin-tong-tong 的菜瓜，三不五時閣有通送予厝邊隔壁，和阮都食有著呢！阿婆就是遮爾分張，莫怪伊佇社區裡人緣真好，久來我就袂記得拄看著伊的時彼款驚惶矣。

我對阿婆印象上深的是有一回，一个生份人經過伊的花園，鼻著一陣迷倒人的花芳味。彼个人目睭那巡手那雕樹仔椏，有遐久仔才去予伊 phián 著一蕊大大蕊的花，彼就是轟動阮彼條巷仔的一欉花，叫做「五爪桃」。伊的花佮葉仔攏是青色的，外行人欲挽是真偃揣著伊，莫怪彼个人一下挽著花就歡頭喜面，也無問看花是啥人種的，無講無咀越頭就做伊走！這个情景真正路見不平，氣死閒人，我和阿母看袂做得就共阿婆講：「阿婆，有人共你偷挽花呢！」想袂到阿婆無寬無緊應阮講：「煩惱伊啊！種花分人挽，哪有要緊？」

阿婆的花園佇我不知不覺的日常沓沓仔失去光彩，芳貢貢的五爪桃嘛無聲無說消失去矣。我定定會想起伊送阮的菜瓜是遐爾仔甘甜；想起伊挽一蕊五爪桃予阮紮轉來厝裡，囥跕客廳芳幾若工猶毋甘擲掉；想起伊對待每一个人攏是喙笑目笑、輕聲細說，莫怪人講送花的手會留落芳味。我想阿婆伊就是遮爾有腹腸，嘛用歡喜心做藥方才會當克服身體的病疼，活甲遐爾有尊嚴，遐爾予人數念！

---

[1] 林炤(Tsiau)慧

[2] 閣唸做 bàng-gah/kà/kah

# 04 溪頭的記持

吳桑源[1]

溪頭是我細漢捷去的風景區，有爸母煞路，阮囡仔是顧咧耍就好，一點仔煩惱都無。車頂，老母和阿兄驚眩車攏目睭瞌瞌，我無這項症頭，顛倒是褫甲大大蕊，規路看田庄人作穡、欣賞遠遠低低的山。欲到的時樹仔變甲足大欉，鳥仔、蜓蜻蠐的叫聲攏參平地的無相閣，溫度嘛降低袂少。

昨昏有機會閣去一逝溪頭，佇大學池附近看著一條無人行的路。這條毋是紅毛塗鞏的步道，干焦是落雨了後的爛塗糜和坎坎坷坷的大細粒石頭，因為好玄，我選擇這條較崎的路。

佇彎彎斡斡的路裡，想起威嚴若山的老爸嘛有溫柔的一面……。

國小三、四年仔的時，有一擺爸母冤甲強欲離婚，雖然我猶細漢，毋過體會會著厝裡的氣氛真無仝。我暗暗仔注意，食飯、做工課佮暗時看電視的時陣，老母攏無想欲參老爸講話，敢若伊是空氣仝款。細漢阿舅嘛來厝裡苦勸阿母，參阿母講真濟話。我感覺代誌大條矣！覕起來哭，毋知欲按怎才好。

半個月了後的一个禮拜透早，阿爸講：「準備來去溪頭跕山。」伊細聲仔叫我去招阿母，因為阿母上疼我，一定會答應，老爸閣招大漢阿姑和姑丈做伙去。我心肝內知影老爸的用意，伊頇顢講好聽話，所以用行動表示心意，伊想欲講的應該是：「婧某的，歹勢啦！進前我毋著，予你氣遮久，我煞你出來去迫迌，好無？」

感謝阿舅勸解和阿姑出手幫贊，溪頭遊覽當中，阿母出現難得的笑容閣和老爸那講那笑，佮和好囉！我嘛會當放心矣。遮濟冬過去，記持猶是清清楚楚。這馬佮真少冤家，老爸的眼神加真溫柔，伊猶會鬥做家事，毋過老母會唸伊笨跤笨手。

參往擺仝款，這改嘛佇神木遮歇睏配一粒茶米卵，因為卵殼必巡，所以滷甲芳貢貢。親像佇感情路上，冤家量債是閃避袂開、吵家拆宅是在所難免，有智慧的人會讓一步，佇必巡的空喙濫一寡芳料入去，予對方了解咱的心意。

歇睏了，沿溪邊的小路落山，輕輕鬆鬆、無煩無惱，親像清涼的溪水。

---

[1]吳桑(Song)源

# 06 著獎，趁私奇

鄭昱蘋[1]

禮拜日早起時，我咧準備隔轉工上課欲用的鉸刀，頂屜一下開，竟然是規屜的發票。我將遐的發票提起去桌頂，毋知欲按怎處理？阿母看著，叫我共遐的發票提去擲掉。

「欸，遮的發票會使對獎，有錢通領呢！」阿母講：「袂著啦，我對幾若百擺，毋捌著過一擺！」「袂著？抑無，你留遮的發票欲創啥？」「Mh……無定著……會著咧！」

「阿母，無，後擺囥佇屜仔底的發票我來整理，予我來對，啊若有著有獎金，就算是我的私奇喔！」阿母聽煞，行來到我的面頭前對我講：「啊若準予你著一千萬，到時你欲按怎分？」啊你毋是講真歹著？」凡勢你有雞屎運咧！」「好，你免緊張，若準真正著一千萬，我一定予你去領。啊若干焦著兩百、一千的，就算是我的。母親大人，按呢會使袂？」阿母頭頇一下，越頭行轉去伊的房間。

因為政府有規定，發票按開獎彼一日開始算，三個月有效。若超過時間，就算著一千萬嘛無法度領，所以這堆發票，我先照時間來分，便超過半年的攏先擲掉。上尾桌頂賭百外張的發票爾爾，有影是真厚工的工課，紲落來才是緊張的時陣。

我先對手機仔頂面，將頂兩個月著獎的數字寫佇紙面，才提發票一張一張沓沓仔對。「無著！無著！啊！差一號！閣無著！」對到賭十外張的時，我心內暗唸：「財神爺、土地公，恁著有靈有聖，保庇我著大獎啦！」緊張、緊張，刺激、刺激。這張「0423」？有矣、有矣，我著大獎矣啦！

阿母對房間縱出來，「按怎？我有一千萬通買厝矣乎？」我對阿母反白睚，勻勻仔行對伊的面頭前，「阿母，中晝免煮，我請，我著一千箍。」

我共發票先和阿母換一千箍，另工伊才提著獎的發票去換獎金。彼下晝食完咻煞，猶有賭四百箍呢。阿母使目尾叫我共錢充公。「無喔！照呼照行，賭的攏是我的私奇！」

咱去買物件提的發票，千萬毋通當做糞埽共擲掉，無的確一張十箍的發票，就會當予咱著一千萬做好額人喔！

---

[1]鄭昱(Iók)蘋

# 08 好款？歹款？

張月惠

阿母不時都講我真歹款，有時陣閣講我誠好款，我到底是好款抑是歹款？

自細漢檢采是厝裡的屘查某囝，有喙水閣勢司奶的緣故，毋但祧仔內的序大攏真疼我，連阮兜的人嘛攏誠寵倖。譬論講細漢的時陣，我真喙白，阿公定定供體我是歪喙雞閣想欲食好米。講著飯，逐頓都食無半碗，為著欲予我食較濟咧，阿爸就講我若有食一碗飯，就予我一甌汽水。有時陣真正食煞，揣無汽水的時，我閣會張，逐家攏笑阮阿母無抱毋著，因為我真正真勢張。我閣真興食炕肉，逐頓攏愛有肥軟仔肥軟的炕肉，因為精肉會楔佇喙齒縫，所以傷精的我無愛。若是無炕肉我就會 sāi-thái，袂愛食，所以阮兜三頓一定攏有一碗炕肉。毋過我嘛是瘦卑巴，阿公攏剭洗講我是瘦狗卸主人。

有一站仔阿公共人做保，倒塌足濟錢。彼个流擺，食飯桌頂干焦青菜、豆腐，上好的就是菜脯卵爾爾，定定都無肉。彼當時我猶細漢，差不多四、五歲，真毋捌代誌，猶原照三頓吵欲食炕肉，阿母就會講：「你著較好款咧，毋食你就去枵腹肚。」

阿公看我毋食飯，會去豬砧共熟似的販仔賒豬肉轉來予阿母炕。食飯的時，阿公就會夾一塊炕肉予我，順紲講：「Tah！炕肉啦！」我嘛是戇戇食甲足歡喜的，有當時仔肉傷細塊閣會受氣，阿母就講我真歹款。

有一擺我綴阿公去豬砧，頭家看著我，越頭問阿公：「這个就是無炕肉會張無愛食飯彼个囡仔喔！」阿公講：「是啊！」頭家共我講：「抑無，你來予阮做囝啦！阮兜逐頓攏有炕肉喔，看你欲食偌濟攏會使，予你食免驚的。」我緊共應講：「我才無愛。」這時才知影我愛食炕肉的代誌，規个菜市仔攏知，想起來嘛真厭氣。

轉去厝裡，阿公閣共這件代誌當做笑詼講予厝裡的人知，個攏叫我去予賣豬肉的做囝，按呢豬肉就會使食迵海，毋免逐頓為著豬肉佇遐欲哭欲啼，我感覺足見笑的。想欲改，閣袂堪得予人啞，橫直見笑罔見笑，炕肉嘛是照食。

這馬我才知影，阿母無論講我好款、歹款，攏毋是好代誌。